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一十)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一十)

著遷馬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前漢書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

述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

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前漢書吳越春秋云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杜

注云於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

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

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

圖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

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

精兵擊越敗之夫椒音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湫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音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鄒陽云保山曰棲猶鳥吳王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范蠡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之讎。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鴛車而往。蠡避之後。知以不聽子故。至於種之必來。謂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道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人道尚謙。卑以自牧。人主節事者以地。此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章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節事者以地。此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章昭等解。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言辭厚遺珍寶。不許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卑作恐非。是定傾。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非也。成者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非也。成者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月。范蠡從犬寶。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慚。令人引衣而郭之。文種曰。無郭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反問。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國語云。越大夫種遣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

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

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集解）徐廣曰。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

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

稽行成爲質於吳。（集解）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

夫逢同諫曰。（集解）楚有逢伯者。是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

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

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克可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

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

癰也。（集解）疥癰。音介。癰。疥癰。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子高昭子讓子胥。

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

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

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

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

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父闔廬也。而汝也。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在哀。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氏傳。太子名文。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謂先慣。教士四萬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孔子云。君子六千人。子王所親近有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士四萬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孔子云。君子六千人。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諸御千人伐吳。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曰。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

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謂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

罪虞翻曰我爲子得罪虞翻注蓋依國語之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

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

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死幘音覓顧野王云大巾覆也曰吾

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

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駢案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

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少康之後地遠

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粵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云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

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遠敵粟藿以空

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獎其志五曰遺之巧臣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

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

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爲莢執子王鼫與立

鹿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鄢爲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紀年云不壽立

勾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紀年云

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驁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爲君明年大夫寺區定
 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顧立無顧八年薨是爲莢燭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弒
 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弟也音其良反王
 資云號曰無顧蓋無顧後乃次無彊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弟也音其良反王
 無彊時越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
 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
 危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陳今
 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故二晉之事越也言韓魏與楚隣令不至於覆軍殺將
 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爲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言韓魏與楚隣令不至於覆軍殺將
 馬汗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於得晉者何也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徐廣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
 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鄆之境田文所封之邑鄆故鄆國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
 南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徐廣
 之汝陰汝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
 北有故胡城是也鄆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鄆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
 卽於中也括地志又云鄆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鄆縣在鄆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
 州新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鄆在商鄆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
 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爲不足以備秦秦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鄆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
 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爲得也爲不足以備秦秦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鄆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
 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備秦秦號爲方城按此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
 說劉氏爲得云邑徒衆少不足以備秦秦號爲方城按此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

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

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

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之失不自覺越之

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不自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

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

里於中在鄆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中以至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關當在江南長

沙之西北言從曲沃於中至漢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

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曰一作龐長沙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

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貫於楚之粟

之鄆都矣戰國時永鄆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欽宣並越西境屬越也楚之粟

也竟澤陵楚之材也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耳豐當作鑿

楚有七澤蓋其一也越窺兵通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

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

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是

無彊爲無顯之後。

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臨海縣是也。今台州。服朝於楚。後十

世至閭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閭君皆其後也。范蠡王妙論曰：蠡陽

人。列仙傳云：蠡，徐人。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

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

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報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吳王入越，此

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

越王常與言。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

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

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

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國語

稽三百里，以爲范蠡。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牛皮也。

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

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爲此天下之中

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

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獨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

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

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

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表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

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

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蓑蓑。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

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

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

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問時入

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

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

名。所以質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

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

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

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

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

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

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

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

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

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

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客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

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

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

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

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

處有三未詳其處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

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

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疆。檣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恥。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蠶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吳疆。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考證

越王勾踐世家。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吳越春秋作元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允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師敗於檣李。○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作姑蘇。

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會稽典錄云。○典。監本訛作興。今改正。

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正義。范蠡從犬寶蹲而吠之。○犬。監本訛作人。今改正。

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越絕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

大夫逢同諫曰。○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虜齊高國以歸。○臣照按。哀十一年。左傳。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是高子敗。國子見虜也。後

又云歸國子之元。想當時歿於陳耳。此兼言高子與左傳異。

乃發習流二千。索隱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卽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教士四萬人。○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吳王使公孫雄。○吳越春秋。作王孫駱。國語。作王孫雄。

誅太宰嚭。○臣照按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伍子胥傳亦云。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吳越春秋。誅嚭并妻子。但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左傳。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仕越。固無恙也。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四曰。遣之好美。以熒其志。○臣照按熒。猶惑也。作榮者非。

子王鼫與立。○左傳。作適郢。吳越春秋。作興夷。卽位一年卒。

商於析酈宋胡之地。正義酈音攤。○酈字無攤音。疑攤字之誤。

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臣照按兩漢刊誤補遺曰。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湖北。太史公所云。豈以吳伐越。嘗至會稽耶。勾踐棲於會稽。韋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是吳師入越。嘗絕江而至山陰。不止。

浙江之北而已。其實入越與入郢同。雖嘗深入其國都。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王仲任以爲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界址。又唐人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皆未深考之故。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攷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卷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

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械林。徙拾宋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爲縣也。出地理志。封三十三歲。

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章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

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大史。曰。王室多故。予安

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鄆。密縣。案虞翻曰。虢在成臯。鄆在東。

虢也。鄆云姓。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虢鄆之君。貪而好利。仲特險皆有驕侈。又加之。

東虢君也。又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三里。虢鄆之君。貪而好利。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

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

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

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

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

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

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

武王滅唐而國大，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

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鄆，鄆補丹依

二邑，鄆補丹依，歷莘君之土，虞翻註皆依國語爲說。竟國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

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反下戶骨反。是爲武公。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

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武公十年，娶申侯女。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

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

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

封弟段於京。杜預曰：今榮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